

宏觀與微視

關於「台灣文學史長編」

文／李瑞騰 國立台灣文學館館長 攝影／覃子君

以台灣文學史為中心，我們其實已有極豐碩的研究成果，這方面早有整編綜述的必要；但在諸多有關學者各自努力，以及文學史方法學的討論之外，我們可以有什麼樣的作為，讓喜愛文學的人對於台灣文學有更宏觀的理解？這可能是我們必須進一步思考的。

台灣文學史作為一個科目

針對作家創作行為及其表現的觀察與思考、評論與研究，總的來說可以用（一）理論（二）批評（三）歷史來涵蓋。「理論」可以說是經驗之系統化，處理「是什麼」、「有什麼」、「何以如此」以及「為什麼」等文學的性質與功能問題；「批評」包含詮釋分析和價值判斷，涉及優劣好壞等意義之彰顯；「歷史」包含思潮的激盪、社團與流派的起伏、文類的興衰以及典範的更迭等。前二者可以是各自獨立的範疇，也必將成為文學歷史建構的基礎。

我們把台灣文學視為在台灣這個地理空間所產生的文學，不論其族群、國籍及使用語言。這是一個寬泛的屬地主義，除了在地的本土作家，從外移入或是外移出去者，我們統統把他們編進台灣文學的範疇，前提是他們的作品之質量，一定得經過讀者與時間的考驗。這已涉及前述的理論與批評了，而我們今天要談台灣文學史，首先，不可避免的要面臨這些課題。進一步說，「台灣文學」既已學科化，在大學體制內有了自己的系所，中文系，或者通識教育中心，也開設一些相關課程，因此，台灣文學史作為一個科目是必然的，相關的討論與研究必須展開。

以台灣文學史為中心，我們其實已有極豐碩的研究成果，這方面早有整編綜述的必要，但在諸多有關學者各自努力，以及文學史方法學的討論之外，我們可以有什麼樣的作為，讓喜愛文學的人對於台灣文學有更宏觀的理解？這可能是我們必須進一步思考的。

啟動「台灣文學史長編」的計畫

我於2010年2月南來台文館服務，一方面督導執行既定的事務，也爭取有限的資源擬定了一些新計畫，同時思索任內可能開展的要務。我一直以務實的行動派自我期許，涉及公共事務，特強調主客觀條件的密切配合，因此可行性常是思考的基點。

於是，我開始與館內同仁討論如何面對台灣文學史，同時也清理了當前國內外有關台灣文學史的出版概況，乃逐漸形成一個我稱之為「長編」的構想。為了有效落實，我決定用一個小型委託案來做規劃，那就是2010年4月底5月初啟動的「台灣文學史長編前期研究計畫」，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許俊雅教授來主持，我們一起討論多次後，擬定了近40個主題；7月起，由她帶領甫獲文學博士學位的顧敏耀先生共同執行，本館相關領域同仁也積極投入。同年9月，許教授交付館方上百頁的研究成果，



自原住民口傳文學，至1990年代以後多元豐富的當代文學議題都有，預訂出版33冊，為了周全，我除了自己再三閱讀，與研究團隊討論，同時也將此計畫成果送外審查。

從原住民的口傳文學開始

我們在2010年11月正式開始「台灣文學史長編」的撰寫，預計以三階段方式來完成。我們邀請來參與的作者以年輕學者居多，他們以其專業來面對負責的主題；在此過程中，對於編寫體例及諸多宜注意事項，我們都和他們進行了充分的討論。

「台灣文學史長編」從「原住民口傳文學」開始，接著才是明鄭時期「漢文學的萌芽」；最後二冊為「原住民漢語文學」及「母語文學」。我們振葉尋根，尊重並肯定原住民的口傳文學及其後發展出來的漢語文學，珍惜多音交響的母語文學。至於明鄭以降，歷經清領、日治以及戰後，不同時期的文學現象，我們一方面彰顯其宏觀性，對於文學與政經環境的對應關係，重要的思潮、社群、流派與論爭等，都放大特寫；另一方面，對於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所形成的作家群體、時代文體、特種文類等，亦將儘可能做到細部觀察。

「台灣文學史長編」的編寫計畫，在前人豐厚的基礎上，有學界朋友熱情參與，相關同仁敬謹任事，故能順利推動，預計在2013年，整體呈現群體努力的成果。世事多變，時間從不停下腳步，只希望當文學在浩瀚的空間穿梭之際，人們不要忘記前輩先賢用心回應變局、織句裁章的苦辛，我們有責任記下他們心靈的歷史，期待下一輪文學的輝煌盛世。☒



2011年「台灣文學史長編」第一批作品有《山海的召喚——台灣原住民口傳文學》、《月映內海灣——清領時期的宦遊文學》、《如此江山——乙未割台文學與文獻》及《狂飆時刻——日治時代台灣新文學的高峰期（1930-1937）》共4冊。